

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

穿越时空的精神坐标

□霍碧莹

我的家乡保定曾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核心,诞生过狼牙山五壮士、地道战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。当记者12年来,为了让英雄的故事常讲常新,我和同事在家乡的山水间不断寻访。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,我们的镜头对准了自己的同行先辈——敌后办报的新闻人。在炮火硝烟中,在敌人的围困甚至屠刀下,他们是如何把报纸越办越大,让抗日的声音越传越广的呢?寻访答案的过程中,我找到这样三组数字。

第一组数字: 8匹骡子,3000个字

阜平县档案馆里保存着很多当年的《晋察冀日报》,它是敌后创办最早、时间最长、影响力最大的报纸。几经周折,我们寻访到了还健在的《晋察冀日报》编辑、百岁老人陈英。据她介绍,《晋察冀日报》在战争时期办报很艰难,在山洞里排版,在牛棚里印刷。老人还告诉我,当时面临的困难就是需要随时转移笨重的印刷设备。敌情实在紧急时,只能把设备就地掩埋,等敌人走了再挖出来。在扫荡最频繁的那段日子,设备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被埋了7次,又挖了7次。

为方便转移,报社开始对设备进行轻量化改造,铅印机改为木质机身,把7000字的字盘缩小到3000字,特制可拆装的木箱,一旦遭遇敌情,用8匹骡子就能迅速驮走整个报社。游击办报锤炼出了记者编辑们高效的作风和精干的文风,只要能住24小时的短暂驻扎,就能出一期报纸。在阜平,有一条蜿蜒的路叫“办报小路”,是当年报社的转移路线之一。我走上去时只觉得深一脚浅一脚,崎岖难行,心中不由得对先辈们当年“八匹骡子办报纸,三千字内著文章”的传奇经历更加敬佩。

第二组数字: 一本相册,两层血迹

中国摄影家协会的档案室里珍藏着一本血迹斑斑的相册。相册的主人叫雷焯,曾是《晋察冀日报》特派记者。1941年,日寇残忍屠杀1200多名无辜村民,制造了“潘家峪惨案”。雷焯忍痛拍摄惨案现场并发表在《晋察冀日报》上,成为

揭露日军罪行的铁证。1943年的一个夜晚,雷焯接到消息“日军即将扫荡”,他第一反应不是自己撤离,而是先去组织村民转移,最终延误了突围时机。第二天清晨,雷焯在撤离途中遭遇日军,英勇殉国。

战友整理雷焯遗体时,在他怀中发​​现一本沾满鲜血的相册,里面的照片记录着日军的暴行、八路军的英勇,还有根据地群众火热的生产生活。这本相册被他的同事赵烈贴身保管着,但仅仅8个月后,赵烈在一次突围中为了营救战友毅然返回包围圈,壮烈牺牲。后来,人们在他怀中找到了那本相册,原本属于雷焯的斑斑血迹上又沾染了赵烈的鲜血。制作节目时,我盯着影像资料中那本相册几度落泪。当照片被鲜血染红,当历史由生命铸就,被两位烈士珍重保存下来的相册,余温至今滚烫。

第三组数字: 19位乡亲,2845期报纸

阜平县马兰村村口矗立着一座纪念碑,2005年由当时健在的《晋察冀日报》新闻人共同出资修建。碑上刻着19个名字,那是在“马兰惨案”中遇害的19位乡亲。村支委梁林江的爷爷是当年遇害的乡亲之一。在纪念碑前,梁林江向我讲述了那个在马兰村妇孺皆知的村民舍命护报社的故事。

1943年10月,日军分兵多路进犯根据地,边区政府和晋察冀日报社都是他们重点搜寻的目标。其中一股日军进入马兰村抓到30多名村民,一顿毒打后,问他们报社的人在哪儿,没有一个人回答。鬼子从人群中拉出单德顺、孙世然两名村民逼问报社物资的下落,孙世然愤怒地说:“公家的东西我不知道,我自己的东西我知道,你们刚烧掉的房

子就是我的!”鬼子杀害了二人,又把枪口指向了剩下的人群。游击队长万寿山为了救乡亲,谎称物资在自己家。可当敌人进入他家时发现,所谓物资,不过是一点儿过冬的口粮。万寿山也被杀害了。鬼子就这样审一个杀一个,大家用眼神互相鼓励,坚定地沉默着。直到这伙鬼子接到新的命令败兴离去,始终没听到关于报社的半个字,而血泊中已经倒下了19位乡亲。

采访结束后梁林江抚摸着刻在碑上的一个个名字,久久无言。

从1937年到1948年,《晋察冀日报》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出版了2845期,堪称奇迹。其实,奇迹不仅发生在我的家乡,从晋察冀到鄂豫皖,从黑吉辽到陕甘宁,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根据地,无数先辈以笔为枪,以血为墨,吹响了民族抗战的号角。新闻人对中华民族英勇抗战的真实记录和积极宣传,鼓舞了军心民心,凝聚了必胜信念,也为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提供了历史见证。

新闻人,不负年华,不辱使命

回到故事的开头,我要讲述的仅仅是三组数字吗?不,骡子背上的报社是新闻人的智慧;血染的相册是新闻人的信仰;2845期报纸是新闻人的使命;19位乡亲所代表的亿万人民是新闻人的力量源泉,是新闻人的根。

今天,我们接过了先辈手中的笔。时代在变,媒体也在变。系统性变革的大潮中,新闻人将走向何方?答案就藏在先辈的故事里。那一串穿越时空、永垂青史的数字,是昭示我们从哪里来、到哪里去的精神坐标。忠诚于党、心系人民,记录时代、守望正义,中华民族的复兴篇章由我们继续书写。新闻人,不负年华,不辱使命。

(作者系保定新闻传媒中心记者)

山林之约

□白一舍

初冬的周末总该给忙碌的大学时光留一段空隙,特别是作为一名从河北保定来到江苏徐州求学的大学学生,我十分渴望能多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。

当城市的晨光还带着几分慵懒,我们一行四人已背上双肩包从学校出发,朝着徐州这座城市的游玩打卡地——云龙山,去赴一场与山林的冬日之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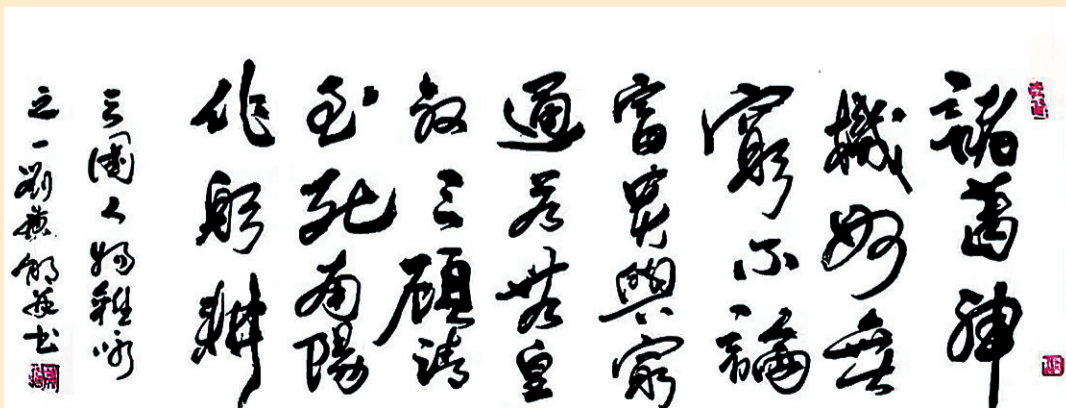
地铁加徒步的路程不算漫长,一个小时后我们抵达山脚下时,阳光正好穿过薄雾,给石阶镀上一层暖金色。云龙山不似名山那般巍峨,却有着江南小山特有的温婉。拾级而上,两旁的松柏依旧苍翠,偶尔有几片金黄的银杏叶飘落,像给石阶铺了层碎金。我们没急着赶路,沿着石阶慢慢走,听风吹过枝叶的簌簌声响,像是山林在向我们轻声打招呼。

行至半山腰,一座青瓦红柱的亭子映入眼帘,这是放鹤亭。站在亭中远眺,徐州城的景致尽收眼底:远处的云龙湖像一块碧玉嵌在城区,湖面泛着粼粼波光。近处的街巷错落有致,红墙黛瓦间透着历史的印记。据说这里有个关于苏轼“放鹤招客”的故事,我们倚着亭柱,想象着千年前文人墨客在此饮酒赋诗的场景,指尖拂过亭柱上斑驳的木纹,仿佛连时光都慢了下来。亭边的石桌上,不知是谁留下了半副象棋,我们凑过去摆弄了一会儿,阳光落在棋盘上,连输赢都变得不那么重要。

继续往上走,山路渐缓,林间的鸟儿多了起来,叽叽喳喳的叫声让山林更显鲜活生动。快到山顶时,一片开阔的平台出现在眼前,这里是观景台。我们找了块干净的石头坐下,掏出包里的面包、酸奶和一些零食,边吃边晒太阳。风里带着松针的清香,晒得人浑身暖洋洋的,连上周赶作业的疲惫都被晒化了。大家聊着天,有人说下次要带桌游来,有人计划着春天来这儿看桃花,我掏出手机拍下眼前的风景——蓝天、远山、嬉笑的伙伴,每一帧都是青春最惬意的模样。

下山时,我们选了另一条稍缓的路,沿途能看到不少石刻,有的字迹清晰,有的已被岁月侵蚀得模糊了,却都透着浓浓的古意。路过兴化寺时,隐约能听见寺内的钟声,低沉而悠远,让人不自觉地放慢脚步。山脚下的小吃街是此行的“彩蛋”,我们买了刚出锅的辣汤和煎包,辣汤暖胃,煎包皮薄馅足,咬一口满是汤汁,再配上一根酥脆的油条,简单的美味让人吃得满心欢喜。

返程路上,我们聊着今天的趣事,这场周末的山林之约,没有繁杂琐事,只剩好友相伴的惬意,简单又格外珍贵。



诸葛神机妙无穷,
不论富贵与穷通。
若无皇叔三顾请,
至死南阳作躬耕。
——三国人物
杂咏之一

刘广郁 并书